





编码错误 应为史记卷114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七十四

閩越王無諸

韋昭曰閩音武市反東越之別名

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

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

徐廣曰騶一作騶

秦已并天下

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

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

及諸侯

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請鄱君者也

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

漢書音義曰主號今諸侯不王

無諸

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

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

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

乃立搖為東海王

應助曰在吳郡東南漫海云

都東甌

徐廣曰今

世俗

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  
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虜  
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子駒  
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  
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  
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曰紛紛對曰越人相攻  
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  
時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紛紛曰特患大弗能  
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與咸陽而棄之  
何必難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弗振

當安所告朔文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  
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  
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  
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  
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眾來處江淮之間

曰年表曰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眾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 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

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  
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  
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另與相宗族  
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

漢兵衆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  
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  
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鎡殺王使使奉其頭  
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奉謝罪不  
戰而云徐廣曰漢書曰作運耘義當取耘除或言耘音于粉反利  
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  
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  
君丑不與謀焉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  
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歸繇自  
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繇為餘善

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  
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  
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  
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  
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  
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  
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  
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  
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  
入白沙武林徐廣曰在豫章界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

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徐廣曰成陽共王子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壘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為御兒侯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自兵未往故越行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皮攻越

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徐廣曰亦東越臣與其卒從繇王居

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眾彊計殺

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眾

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建

成侯敖為開陵侯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統封橫

海將軍說為按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為終安侯漢書

音義曰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侯舊

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

將多軍漢書音義曰多軍名也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為無錫侯

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闕越悍數反覆詔軍吏

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

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

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越等猶尚對為

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列水泗水三水合為列水

史記一百一十五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

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寒反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

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涇水為

界漢書音義曰涇音滂沛反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

黨千餘人魁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涇水居秦故空

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

者王之都王險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

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

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關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浪水樓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

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浪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四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浪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

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涓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涓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平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

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矢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教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剗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

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  
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漢書音義曰九

五人也我秋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啖音煩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舡樓舡今執獨

左將軍并将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

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

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

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

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真參臨屯樂浪玄菟也封參為濶濶侯

七年昭曰屬齊陰為菽苴侯七年昭曰屬齊啖為平州侯七年昭曰屬齊長為樂

侯七年昭曰屬齊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温陽侯七年昭曰屬齊左將軍

徵至坐爭功相嫉垂計棄市樓舡將軍亦坐兵至

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死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

首樓舡將狹徐廣曰言其所將卒狹少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

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卒莫侯矣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指



傳第五本 史記一百二十六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

什數滇最大滇音韻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

都最大此皆懸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

東韋昭曰在益北至牂榆牂音葉名為僇僇昆明徐廣曰永昌有僇僇

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

里自僇僇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徐廣曰徙在漢嘉

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

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

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大德心亦則為德成

始楚威王時使將靈莊躡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  
中以西至躡者故楚莊王苗冢也躡至滇池地方  
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  
報會秦擊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  
王滇變服從其俗以畏之秦時常頽音略通五尺  
道諸北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  
國而開蜀故徵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梓馬楚  
僮鬻牛以此巴蜀殷富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  
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

枸醬徐廣曰初一作苟音婁駟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蒙問所從

來曰道西北梓柯梓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  
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  
出市夜即夜即者臨梓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  
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即西至同師然病不能臣  
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  
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之長沙豫章往  
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即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  
浮船梓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  
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

蒙為郎中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笮關入  
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  
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  
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  
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置人司馬相如亦  
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  
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  
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成轉相饒數歲道不通士  
罷餓離濕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  
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

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邊

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

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稍南夷始置都尉

令犍為自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

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韋昭曰邛縣之竹屬蜀也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

杖可作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徐廣曰字或作毒

本作為毒駟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得屠胡是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

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

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道

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

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先

曰嘗一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

所開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

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

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

天子注意焉又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

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眾

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

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

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常隕滇道者也巴平頭蘭

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

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

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

吏乃以邛都為越雋郡笮都為沈犁郡冉駹為汶

山郡應劭曰岷山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

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

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漫靡莫皆同姓相杖

未肯聽勞漫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

子殺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

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

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而滇小邑最寵焉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掇剽分二方史記音義曰音翕卒為七郡徐廣曰犍為梓柯越雋益州武都沈黎汶山地也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大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此其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徐廣曰各忘字夫子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

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曰  
 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言言  
 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  
 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只今有貴客為具召  
 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  
 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良自往  
 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  
 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自娛相如辭謝為  
 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  
 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

郭璞曰以琴挑之  
 中言流動之

從車騎雍容間雅是都

韋昭曰問讀曰開甚得都邑之容也  
 郭璞曰郡猶妓也詩曰恂美且都

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  
 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  
 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  
 壁立

郭璞曰言  
 貧窮也

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

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

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

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

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

韋昭曰鑪酒肆也以鑪  
 上為鑪高似鑪

相如身

自著犢鼻褌

韋昭曰今三衣布作形如犢鼻矣稱此者  
 言其無耻也今銅印言犢鼻此其類矣

與保

庸雜作方言曰保庸謂之滌器於市中事曰曰瓦器也每食必滌滌者卓王

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郭璞曰諸公父行也更謂

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

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郭璞曰厭游官也雖貧其人

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

得已分子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

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

蜀人揚得意為狗監待上郭璞曰主上讀子虛賦而

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

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

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

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

言也為楚稱郭璞曰稱說楚之美烏有先生者徐廣曰烏一作惡烏有此

事也為齊難郭璞曰詩難楚事也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

之義郭璞曰以為折中之談也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

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

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

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

詫烏有先生郭璞曰詫誇也音託夏反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

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

何樂曰僕樂齋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眾而僕

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

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而不罔彌山郭璞

曰罌置也音浮揜兔麟鹿射麋脚麟徐廣曰麟音各案郭璞曰脚倚足麟車轆駑馬於

鹽浦割鮮染輪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鮮生肉也染搗也音而必反又音而悅反搗之於輪鹽而食之為馳也

音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

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郭璞

曰與猶如也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

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臨見於有無然猶未

能徧觀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

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

見其一未觀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可

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

盤紆峩鬱隆崇律峯岑巖參差日月蔽虧漢書音義曰高山墜

蔽日月虧缺半見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陲下屬江河

其土則丹青赭堊徐廣曰一作赭雌黃白垺徐廣曰音符駟案漢書音義曰白符白

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郭璞曰如龍之鱗采其石則

赤玉玫瑰郭璞曰赤玉赤瑾也見楚辭玫瑰石珠也琳瑯琨郭璞曰如

出善金尸子曰城功玄厲徐廣曰城音古咸反功音勅音次

瑛石武夫徐廣曰石似玉駟案漢書音義曰瑛石出鴈門武夫出長沙也其東則有蕙圃

長吾之金者

衡蘭芷若射干穿窮昌蒲

漢書音義曰衡杜衡也若葵其臭如麝蕪芷白

江離麋蕪諸蔗獐且

徐廣曰傳音匹沃反麋案漢書音義曰江離香草麋蕪斷也似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

登降陟靡

其高燥則

生葳蕤芻芻

徐廣曰葳音針馬藍也芻或曰草生水

莎青蘋

徐廣曰莎音先結反蘋案漢書音義曰莎音力諸反草似蒲

藏芎藭苜蓿

徐廣曰芎藭國有替似蓬苜蓿如

蓮藕菰蘆

徐廣曰菰音水

南閭軒車

漢書音義曰南閭軒車

衆物居之不可勝圖

其西則有涌泉清池

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金石白沙其中則有

神龜蛟鼉瑇瑁鼈其北則有陰林巨樹

郭璞曰

榎柎豫章

郭璞曰榎柎似梓柎似桑

楊

徐廣曰楊音扶反駟案郭璞曰木蘭樹皮植樹

芳

徐廣曰芳音芳

孔鸞騰遠射干

郭璞曰鸞鳳屬也孔

則有白雉玄豹蝮蛇

郭璞曰蝮蛇

此獸楚王乃駕馴駘之

乘駢王之輿麋魚須之

曳明月之珠旗

建千將之雄戟

左鳥隼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

陽子駿乘織阿為御

乘遺風而射游騏

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皆

宵達腋絕乎心擊獲若雨獸掠草蔽地於是楚王

乃弭節裴回

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

被阿錫

有能于將所造也

夏服也

陽子駿

乘織阿

為御

乘遺風

而射游騏

至星流

宵達腋

乃弭節

壯士之

被阿錫

左鳥隼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

陽子駿乘織阿為御

乘遺風而射游騏

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皆

宵達腋絕乎心擊獲若雨獸掠草蔽地於是楚王

乃弭節裴回

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

被阿錫

苑

侍廣曰

章昭云

侍廣曰

連加鳥武鳥郭璞曰野鳥也駕音加雙鶴下玄鶴郭璞曰詩云加言加之是也怠而

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鶴漢書音義曰鶴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龍舟鶴百天子之乘也揚

桂柁徐廣曰音也駟案也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鈞紫貝

漢書音義曰從榜入郭璞曰唱擢歌也榜船也

聲流唱徐廣曰為邁反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礪

石相擊乎琅琅礚礚若雷颯颯之聲聞乎數百里之

外將息僚者擊靈鼓郭璞曰靈鼓亦面也起烽燧車案行騎就

隊纒乎淫淫班乎裔裔郭璞曰皆行貌也於是楚王乃登陽雲

臺徐廣曰宋王云楚王游於陽雲臺泊乎無為澹盭自持勺

藥之和具而後御之郭璞曰藥五味也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

下邳將割輪碎自以為娛徐廣曰下邳在彭澤縣也臣

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

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况齊國

郭璞曰言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眾以出田

乃欲勦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

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

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亟推雲夢以為高而奢言淫

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

國之美也苟而言之具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

足下之信實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尤

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階巨海

而有琅邪郭璞曰山名在琅邪縣界觀平成山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射乎之果

浮勃濬海別枝名也游郭璞曰宋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焮田平青丘傍

皇乎海外郭璞曰青丘山名有田出九尾狐在海外矣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曾

中曾不帶芥若乃倣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

萬端鱗鱗充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

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

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為無庸應哉

無是公听然笑郭璞曰听所貌也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為

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

白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言述所職見事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

郭璞曰禁絕淫放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搶國踰限越

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

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六

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

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

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

右西極郭璞曰西極州國也見爾雅丹水更其南漢書音義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此系

淵徑其北郭璞曰紫淵所朱詳終始霸澹出入涇渭鄠鄠潦瀆

郭璞曰昔水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兮八川分流

相背而異態郭璞曰八川久在上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出乎極

丘之闕行乎洲游之漭郭璞曰極丘名言有巖闕也見楚辭游亦洲之入云見方言徑

平桂林之中郭璞曰桂林林名也見南海經也過乎泱莽之野漢書音義曰山海經

石激堆埼郭璞曰穹隆依石貌堆沙堆埼曲岸頭音祈沸乎暴怒洶許勇涌音湧

轉騰激冽激淅淅沔沔沔沔郭璞曰通側橫流逆折

瀧瀧徐廣曰瀧音沈隱隱碎磅徐廣曰一曰急漂疾悠

遠長懷寂寥無聲肆平永歸然後灑漑潢潢漾安翔

徐徊翫乎瀉瀉東注大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

赤螭魚徐廣曰螭音漸駟案郭璞曰鱗鱗也音恒善也魚鱗鱗鱗

處于深巖魚鼈謹聲萬物眾夥明月珠子玳瑁江

靡郭璞曰蜀石黃硬郭璞曰硬石黃色也水玉石砢郭璞曰砢水精也磷磷

爛爛采色皓旰叢積乎其中鴻鵠鸛鳴助駭鷗鳥

郭璞曰鸛鷗霜鷗似鳴而大長鳴赤目紫紺色也

駭鷗鳥目徐廣曰煩

而大長鳴赤目紫紺色也

駭鷗鳥目徐廣曰煩

駭鷗鳥目徐廣曰煩

駭鷗鳥目徐廣曰煩

作正音騷騷音容駟案漢書音義曰  
煩鴛鳥也鶴騷似秋而灰色而雞足  
案漢書音義曰騷騷蒼黑色郭璞  
曰鴛魚鵝也脚近尾鸕鷀也  
群浮乎其上也汎汎汎汎

風澹淡與波搖蕩掩薄草渚啞喙青藻  
郭璞曰青藻草名氏之

之菁也 咀嚼凌藕於是乎崇山龍峯佳魏  
山在左案魏音大交反

鉅木斲巖峯峯九變截薛南山我我  
漢書音義曰九變

巖岵 音凡 巖岵 音凡 巖岵 音凡  
音凡 巖岵 音凡 巖岵 音凡

振發通谷寒產溝瀆 漢書音義曰  
寒產屬折也 谷呀豁問

阜陵別島歲魂莫魂丘堪崖  
郭璞曰莫魂丘堪崖

散渙夷陸亭阜千里靡不被築  
郭璞曰陸亭阜千里靡不被築

散渙夷陸亭阜千里靡不被築  
郭璞曰陸亭阜千里靡不被築

掩以綠蕙被以江離糝以蘼蕪雜以流夷  
金也 掩也 綠蕙 被也 江離 糝也 蘼蕪 雜也 流夷 也

專結縷 徐廣曰專古布字一作怖  
案漢書曰夫新夷也 義曰結縷似白茅蔓  
而布種之者 攢戾莎

揭車衡蘭皋本射干 徐廣曰揭音祭  
案郭璞曰射干一名乞與皋本皋本射干

菰薑蕪荷葳橙若蓀 郭璞曰菰未詳  
橙若蓀香草也 鮮枝黃磔

布濩閔澤延曼 郭璞曰布音仰  
案漢書音義曰蔣菀也 荳三稜

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  
郭璞曰香

斐斐衆香發越盼嚶布寫驩暖苾勃於是乎周覽  
郭璞曰香

泛觀睘盼軋沕 徐廣曰睘音丑人反  
盼一作縉駟案郭璞曰皆不可分貌  
芒芒恍忽視之無

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其南則隆冬  
徐廣曰端音容

生長踊水躍波獸則犗旃獮犛  
徐廣曰犗音容 犛音理 一音某

善旄旄牛纒似熊羆脚銳漢書音義曰窮奇狀如牛而沈牛塵廩沈牛水牛也赤首園題

窮奇象扇漢書音義曰窮奇狀如牛而其北則威

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郭璞曰言水漫凍不獸則駢駢

駢駢郭璞曰角端音端似猪角在鼻上堪駢駢駢駢

駢駢郭璞曰重坐重軒華棖壁璫磬道纏屬步欄

重坐曲閣郭璞曰重坐重軒周流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樓閣間陞夷炭筑不堂

增成巖突洞房郭璞曰巖山名元之以安堂其上成亦重也南俛杳

而無見仰攀楹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

軒徐廣曰楯青蚪物蟻於東箱象輿婉蟬於西清

出象與瑞應車也郭璞曰靈圍燕於閨觀郭璞曰靈圍淳倭佺之

倫暴於南榮漢書音義曰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乎

中庭槃石振崖徐廣曰欽巖倚傾差我礫礫徐廣曰我

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璿玉旁唐瓊

編文鱗徐廣曰瓊音赤瑕駁榮雜雷其間徐廣曰雜音垂

綏琬琰和氏出焉徐廣曰垂綏一作朝采駢案郭璞曰汲冢竹書曰

於是乎盧橘夏孰郭璞曰今蜀中有給客橙似橘

黃甘橙棗徐廣曰棗屬枇杷柰柿徐廣曰柰音

檉棗楊梅徐廣曰檉音櫻桃蒲陶

檉棗楊梅徐廣曰檉音櫻桃蒲陶

檉棗楊梅徐廣曰檉音櫻桃蒲陶

檉棗楊梅徐廣曰檉音櫻桃蒲陶

樣實似櫻桃格標似李樣  
音建標音脊隱夫未聞  
羅乎後宮列屯園馳丘陵郭璞曰馳猶

下平原揚翠千葉机紫莖郭璞曰机搖也葳紅華秀朱榮煌

煌扈扈照耀鉅野沙棠櫟漢書音義曰沙棠似棠黃華赤

美者沙棠之實櫟果名  
櫟似樛葉冬不落也  
華汜穉櫪徐廣曰汜作楓駟案漢書音義

留落胥餘仁頻并閭徐廣曰頻作賓駟案郭璞曰落獲也胥櫪檀木

蘭豫章女貞漢書音義曰櫪檀櫪別名也長千仞大連抱夸

條直暢實葉後茂攢立叢倚連卷累危崔錯笈飢委

字阮衡開河徐廣曰河發音拔駟案郭璞曰垂條扶於落英幡

纒郭璞曰扶於猶扶疎也幡紛容蕭瑟旖旎從風瀏莅嚙吸

徐廣曰蓋泉金石之聲音柴池虎徐廣曰柴音差旋

環後宮雜選累輯徐廣曰雜被一作挿山緣台循阪下隰視

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獲素雌蚰獵蜚徐廣曰

季反駟案漢書音義曰蚰似彌猴仰鼻而巨尾獲似狝

猴而大飛鷗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甘其類飛也

音質駟案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曰不咸之山有

飛蛭四翼郭璞曰蠅蝶似狝猴而黃蠅未聞

穀音呼谷反蛭音詭駟案

漢書音義曰穀白狐子也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玄經

天矯枝格偃蹇抄顛於是乎隄絕梁騰殊榛捷垂條

蹕稀間郭璞曰蹕縣牢落陸離爛曼遠遷若此輩者數

千百戲嬉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厨不徙後宮不移

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

玉虬徐廣曰以玉為飾駟案郭璞曰鏤象山所出與言有拖蜺旌靡

雲旗前皮軒後道游郭璞曰皮軒革車也或曰即曲禮前有

孫叔奉轡衛公駮乘漢書音義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衛

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郭璞曰言跋扈縱恣不安鹵簿矣鼓嚴簿縱獠

者漢書音義曰鼓嚴嚴鼓也簿鹵簿也江河為陸泰山為槽

散列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坐貌豹

執夷虎屬搏豺狼手能罷足野羊郭璞曰野羊如羊千斤足謂抽踰殺之蒙

蘇徐廣曰蘇屋也綺白虎徐廣曰綺音袴駟案被函文郭璞曰衣跨野馬

陵三變之危漢書音義曰三變三成之下磧歷之坻郭璞曰磧歷陵名也徑陵

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郭璞曰飛廉龍在弄解

易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獨不直者可晉而弄也

宵驪裏射封豕郭璞曰驪馬里封豕大猪神馬日行萬

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注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

翺翔往來睨部曲之進注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

潭促節儵愛遠去郭璞曰變流離輕禽蹇履校獸轉

白鹿捷狡兔徐廣曰轉音軼赤電遺光耀徐廣曰超陵赤

也去東追怪物出宇宙郭璞曰弱滿白羽射游裊標蜚虞

郭璞曰裴裴羊也似人長鬚反踵被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

分藝殪仆徐廣曰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

駭颺乘虛無與神俱駢玄鶴亂昆雞徐廣曰道孔鸞

駢音躡

六二マカ十一

促駿驥拂翳鳥捎鳳皇漢書書義曰山海經云九尾捷駕鸞

掩焦明焦明似鳳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

集乎北紘紘方之紘曰委一明率乎直指閭乎反鄉慶石

闕歷封壑過雉雝望露夷露夷甘泉宮左右觀之名也下崇

梨漢書音義曰官名也在雲陽縣東南三十里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龍首宣

官名在昆明池西牛首池在上林苑西登龍至掩細柳觀士大夫表之

勤略鈞獵者之以休廣曰得獲一作獲也觀徒車之所鞿

乘騎之所蹂若以休廣曰人民之所蹈躅與其窮極

倦徐廣曰音劇驚蹕音劇情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籍籍

填坑滿谷擗音劇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

天之臺張樂乎輶輅之宇徐廣曰輶音葛撞千石之鐘立萬

石之鉦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郭璞曰木質鼓中加羽葆其所謂樹鼓

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漢書音義曰葛天氏古帝王號也呂氏春秋曰葛天氏之樂三人

操牛尾投足以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徐廣曰一作動川谷為

之蕩波巴俞宋蔡郭璞曰巴西閬中有俞水蔡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佳漢高祖取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也

南干遮漢書音義曰干遮歌曲名文成顛歌郭璞曰未聞也族舉遞奏徐廣曰金

鼓迭起鏗鏘鐃磬洞心駭耳郭璞曰鐃音磬刑具鄭衛之聲韶

護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鄔郢繽紛激楚結風郭璞曰激楚

曰曉激楚之遺風也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徐廣曰章昭云狄鞮地名在河內出善倡者所以娛耳目

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

弘治三年

青琴宓妃之徒

漢書音義曰皆古神女名

絕殊離俗妖冶媚都靚莊

刻飾便嬛婢約

郭璞曰靚莊粉白黛黑也

柔橈嫫嫫徐廣曰音娟娥媚媠媠

徐廣曰媠音媠拙獨繭之禴施

徐廣曰拙音度與世殊服芬香溫鬱酷烈淑

長貌言如刻畫作之媠媠微禴

郭璞曰長服姿愛貌

都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絲藕色

授覓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

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

以覽聽餘閒然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

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

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獵獵

而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

而農郊以瞻萌隸隕

牆墳塹使山澤之民得至

實陂池而勿禁虛

宮觀而勿侈發倉廩以振貧貧窮補不足恤鰥寡

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

度易服色更正朔

齊戒襲朝衣棄法

之園囿平仁義之

塗臨見觀春秋之林郭璞曰春秋所觀成敗明善惡

禮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禮園駉駉于書園述易道放

禮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禮園駉駉于書園述易道放

禮園駉駉于書園述易道放

禮園駉駉于書園述易道放

廟恣君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與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且暴露馳騁勞神書刑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必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圍屠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心之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

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遂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即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天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

相如為即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轍中徐廣

羌之別種也音扶逼反

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

萬餘人用輿法

漢書曰用軍興法也

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

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亦夷自擅不討之

日夕矣時侵犯边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国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聞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棘人之長常効貢職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遠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賔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利驚懼子弟憂患長

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

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

士聞烽舉燧燔漢書音義烽如覆火與縣著桔臯頭皆

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

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

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

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

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

第然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

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

漢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  
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  
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惠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  
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  
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寘廉鮮恥而  
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  
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  
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不孝之罪讓三  
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  
見近縣恐遠所疑今山澤之民不徧聞慮到陛下

縣道

駢案漢書百官表  
曰縣有蠻表曰道

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

還報唐蒙已略通夜即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  
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  
賈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  
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  
內臣妾請吏北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  
駮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  
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  
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  
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

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  
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  
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  
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  
夷邛笮井駝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益  
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道徐廣曰越舊有零關  
縣橋孫水韋昭曰為孫水作橋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  
相如使時蜀長者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  
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  
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官其使

和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

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

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  
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丹從賅  
定筮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  
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  
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  
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  
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  
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

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越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持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汜濫

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陪隘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沈贍菑徐廣曰漉一作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皮膚不生毛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肢腫也故一作膝音漆膚理也肢音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齒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傳曰廣涯也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溥衍溢懷生之物有

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繫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非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蠶夫為之垂涕徐廣曰蠶音辰况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應計故

乃關沫若沫若水為關徵牂柯鏤零山梁孫原創道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無長駕使疏

逝下閉阻深閭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

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守外提福徐廣曰提一作提不亦康

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

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

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

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

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下咸五下

登二徐廣曰登三王之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

猶鷓鴣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  
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  
並稱已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  
請以身先之故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其後人有  
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  
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  
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病間居  
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  
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  
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

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陛下好陵

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

車之清塵蔡邕曰古者諸侯或車九乘秦威之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輿不及還輶

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吳越春秋曰羿

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

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后馳猶時有

銜擻之變徐廣曰擻音巨月反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

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

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

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

宜陂阨之長阪兮空入曾宮之崇巖我漢書音義曰隘長也苑中有曰空並也臨曲

江之隄州兮漢書音義曰隘長也苑中有曲工之象泉中有長洲也望南山之參差巖

巖深山之涇涇兮徐廣曰涇音力工反通谷谿兮谿澗汨滅駘羽

習以永逝兮注平阜之廣衍觀衆樹之塤蔘兮覽

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右瀨彌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脩兮魂無歸而不食負馘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精罔闐而飛揚兮捨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相如拜為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徐廣曰臞瘦也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

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

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遠游垂絳幡之素

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

之采旄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以此氣為竿旄葆也總係也係光耀之氣於長竿以為葆垂旬始

以為慘兮拙彗星而為昏漢書音義曰旬始氣如雄雞縣於葆下以為葆也昏燕尾也拙彗星

綴著旃以掉指橋以偃蹇兮又矯旒以招搖漢書音義曰掉為燕尾

靡攬攬搶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漢書音義曰綢也

之紅杏眇以眩溘兮火焮風涌而雲浮漢書音義曰旬始屈虹氣色紅杏眇

眩溘閭具無光也駕應龍象輿之螭略透麗兮駢赤螭青蚪

之幽蠕宛蜒低仰天矯据以驕駘兮訕折隆窮躡

以連卷節受起蟪乞以怡儼兮放菁吐岸驥以厲

頤漢書音義曰頤曰起蟪申踟躕轉容以委麗兮綢繆儂

蹇怵矣以梁倚徐廣曰蛭蟻乍前乍卻也踟音丑栗反踟音勑踟

走也梁倚相著也糾琴叫鼻踟以酸路兮徐廣曰酸音介至也蕙蒙躡

躍騰而狂趨漢書音義曰蕙蒙飛揚也趨走莅颯卉翕燦至電過兮煥

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

乎相求漢書音義曰少陽東極太陰北互折窈窕以右轉兮

獲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園而選之兮部乘衆神

於瑤光漢書音義曰瑤光此斗杓頭第一星使五帝先導兮反六一而從

陽漢書音義曰仙人陵陽子明也左玄冥而右含雷漢書音義曰含雷

前陸離而後滴漙漢書音義 斯征伯僑也形

而役羨門兮屬岐伯使尚方徐廣曰岐伯黃帝臣

祝融方藥 而蹕御兮清氛氣而後行屯余車

其萬乘兮絳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

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

湛湛其差錯兮雜還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莖其相

紛挐兮滂漚決軋灑以林離鑽羅列繁叢以龍蒼

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徐廣曰壇音垣 徑入靈室之砒磷

律兮洞出鬼谷之崑崙鬼漢書音義 魄鬼之所居也楚辭曰

福覽八鏡而觀四荒兮竭渡九江楚辭曰 越五河經

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抗絕浮渚而涉流沙漢書音義曰

也浮渚流沙中渚也 奄息總極汜濫水嬉兮漢書音義曰 使

靈媧鼓瑟而舞馮夷徐廣曰媧一作貽 誅風伯而刑兩師

以潛時若 若夢夢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兩師

西望崑崙之軋沕忽兮直徑馳乎三危三危山名也 排

閭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閱風而搖

集兮亢鳥騰而一止漢書音義曰 低回陰山翔以

紆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皤然白首徐廣曰皤音下 載

勝而處穴兮耶讓曰勝王勝也 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必長

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竭來

兮絕道不周

漢書音義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

會食幽都呼吸沆瀣

朝霞兮嘍咀芝英兮嚙瓊華

徐廣曰戎音祈小食也

潏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

徐廣曰嬖音娥貫列缺之倒景

兮涉豐隆之滂沛

漢書音義曰列缺閃也到景曰在下

騁游道而循降

兮驚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

垓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

漢書音義曰玄闕北極之山寒門天

北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

見兮聽愴恍而無聞乘虛無上假兮超無友而

獨存

徐廣曰假音古下反至也

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

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

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

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

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又取

去則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

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

其書曰天子異之其書曰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

秦

徐廣曰撰一作選

率邇者踵武

徐廣曰率循也邇近也武迹也循省世近之遺迹

巡聽者

風如

徐廣曰以遠也聽察遠古之風聲

紛綸葳蕤埋滅而不稱者不可

勝數也續昭夏崇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音義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人罔若淑而不昌時逆失而能存徐廣曰若順也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誰也言順善必昌逆失必亡

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

臣莫賢於后穆后穆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邳隆徐廣曰邳苦字誤自皇甫謐曰王季徙邳故周書曰維王季宅邳孟子稱文王生於畢邳或者邳

字宜為邳乎或為胙北地有邳邳縣胙大也音質駟案漢書音義曰邳至也大行越成漢書音義曰行道也史王始開王業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徐廣曰周之

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

通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

是以業隆於緼祿而崇冠于二后漢書音義曰緼祿謂周也未

有於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

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爰涌原水韋昭曰漢德集物

八埏徐廣曰音衍駟案漢書音義曰暢達埏重也上暢九垓下泝

聞味昭哲漢書音義曰昭近原本也昆蟲凱澤回首面內

皇昭曰：然後困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漢書音義曰：騶虞，瑞也。麋鹿，怪也。

道禾一莖六穗於庀。徐廣曰：道，禾也。馮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庀也。

儀雙貉共抵之獸。徐廣曰：貉，獸也。馮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庀也。

獲周餘珍收龜于岐。徐廣曰：一作放龜。馮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庀也。

翠黃乘龍於沼。馮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庀也。

鬼神接靈囿實於間館。馮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庀也。

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墮杭休之以

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慝乎？漢書音義曰：燎，微也。夫，斯之為符也。

進讓之道其何爽與？馮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庀也。

義征不悛。漢書音義曰：義，征也。悛，不悛也。

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符瑞衆變

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徐廣曰：不但初顯符瑞而已。

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徐廣曰：以況榮為名號。

垂恩儲祉，將以薦成。徐廣曰：以眾瑞物初至。

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群臣

慝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漢書音義曰：慝，言天道。

進周也。讓漢也。言周未可封禪而封禪為進。漢可

差也。言漢周進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有群生

義征不悛也。故先進議德音惠順也。諸夏樂貢百

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符瑞衆變

期應紹至不特創見蓋將終以封禪之事○索隱

質昧以符瑞也見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

幾也漢書音義大山之上無所亦各並時而榮咸

濟世而屈漢書音義曰絕之也言古帝說者尚

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

以行事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謂款

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

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

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

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

正列其義校筋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

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也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

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

之博廣符瑞之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也下四章之頌也大澤

之獸以下三章音乃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設甘露時雨

厥壤可游滋液浚漑何生不育音色蒼嘉穀六穗

我稽曷蕃徐音何所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

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設甘露時雨

音色蒼嘉穀六穗

徐音何所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

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設甘露時雨

音色蒼嘉穀六穗

徐音何所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

我專渡之徐廣曰古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

望君之來也顯位封禪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

般般之獸樂我君匱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敢取陸

睦君子之能徐廣曰取音是和類也龍一作態蓋聞其聲

今觀其來厥涂靡非蹤天瑞之徵徐廣曰三所來路非有

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時漢書音義曰武

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耀

熿炳輝煌徐廣曰熿音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

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徐廣曰世結反

我以此類章明其依類託寓諭以封禪漢書音義曰

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寤安必思危

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祕舜在假典顧省自歎遺

此之謂也徐廣曰司馬相如既卒徐廣曰元五歲天子

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父

禪肅然徐廣曰泰山在東北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徐廣曰

與五公之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書昭曰推見事至於隱

易本隱之以顯書昭曰易本隱微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

德遠教序

韋昭曰先書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衆庶也

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

及上

韋昭曰小雅云人忘挾小失道已之憂善其流乃及上改之得失者

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

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其

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

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

語可論者著于篇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